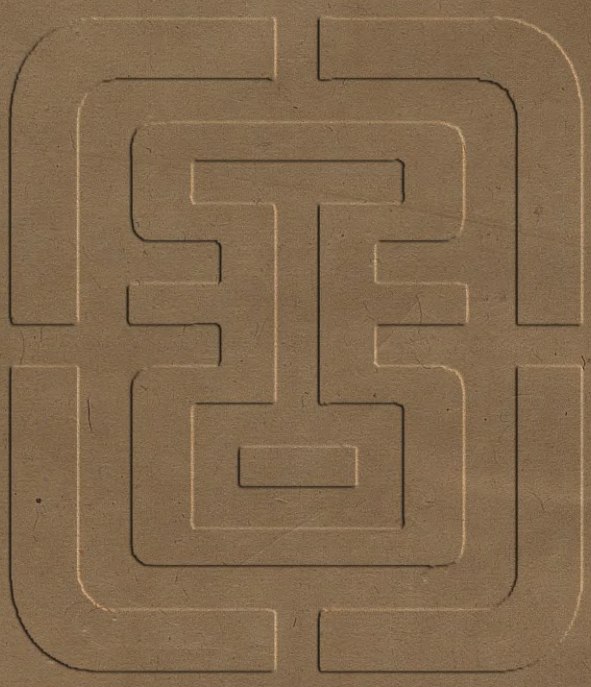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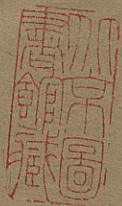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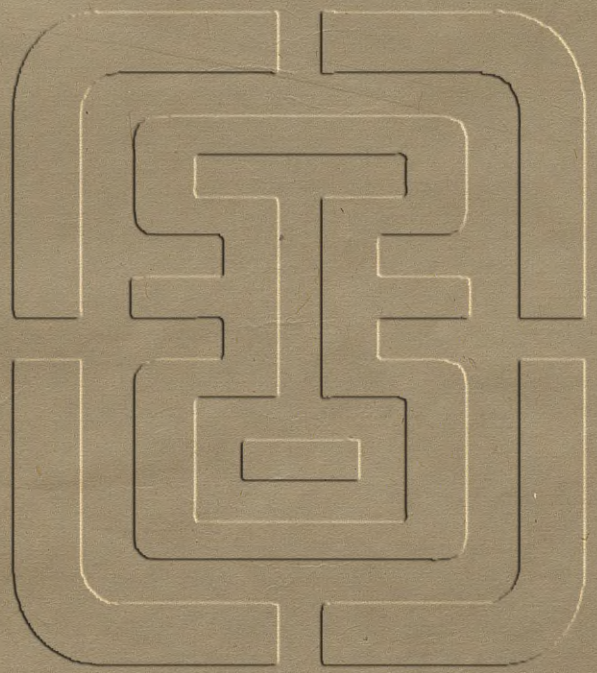


5492.4
846
+ 2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



竹雲題跋卷三

歐陽率更體泉銘

金壇王澍虛舟著
茗上錢人龍壽泉訂

筋骨血肉精神氣脉八者全具而後可為人書
亦猶是俗子作書但有血肉都無筋骨墨豬爾
高手矯之而過遂至枯朽骨立所謂楚則失矣
齊亦未為得也每見為率更者多方整枯燥了

乏生韻不知率更風骨內柔神明外朗清和秀
潤風韻絕人自右軍來未有骨秀神清如率更
者醴泉銘乃其奉詔所作尤是絕用意書比於
邕師塔銘蕭括處同而此更朗暢矣余為人臨
自南北來數十年多欲追取其風姿不徒貌其
形似五輯多元賞知必契余斯語

虞永興破邪論叙

虞永興書筋力內涵風姿外朗如有道之士世

塵不能一毫嬰之獨破邪論序筆韻清迥與率
更為近然自宋迄今摹刻以百數已有佳者今
所見唯宋僧希白潭帖所刻略得筆意余茲所
臨亦但據潭帖追摹未知究與永興當否也

歐陽蘭臺道回法師碑

歐陽褚兩家書多自錄出而率更得之尤多故
風骨道勁如孤峯峭壁有不可犯之色蘭臺一
稟家學作書多用此法但時出鋒稜每以峭快

斬截為工則不免筋骨太露之和明渾勁之度耳余此書恭取率更風韻損其主角出以溫雅以退為進以離為合乃適得正凡臨古人書不可不知此語

褚摹蘭亭真蹟

右褚摹墨蹟拙存老友自秦中摹得之後有米老詩一首蓋是寶晉齋中珎秘之物余按褚公書昔人稱其字裏金生行間玉潤如瑤臺嬋娟

不勝羅綺其所摹蘭亭動多姿態比於定武則歐為有道正士而褚則絕代佳人矣此本筆力縱橫排奐有不可控勒之勢與尋常褚本不同疑是米老所作托諸褚公以傳者蓋風姿朗秀褚米所同而褚則淵靜比較飛動時代為之在作者亦不自意其然也後詩寄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那有是亦明以後生求褚者為好奇可笑蓋已略逗端倪矣余此語初似不經諦審

實確未知吾拙存謂之然否
拙存曰當時有米臨褚墨蹟絕類顏上本此之
蒼渾非漫仕所能為也且快然自足快字褚本
乃重筆牽過至米臨竟作快字不知當時何故
不留心乃爾羣字直乃改筆今聖教集字似飛
白亦可疑且諸本押縫無僧字米臨則有之想
其臨本不一余所見二本同時確有異同姑存
俟衆訂

褚摹蘭亭

米老得褚摹墨蹟對紫金浮玉裁為袖珍每一
行分作兩行為五十六行手裝成卷今此卷尚
存海寧陳宗伯家注在京時曾從借觀自七
行盛字起至九行盛字止凡闕三十五字蓋董
宗伯贊於陳時所製去者也余以褚摹別本補
之其行列亦仍還二十八行之舊米老剪碎乃
其平生恨事余故特為補其闕

米老三跋詭異飛動余幼時輒喜臨之余學米書從此起自後每為米書皆默擬此三跋筆法無不似者輒自謂腕有元章鬼亦可知用力深處便舉手得也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董廣川稱河南書學逢少疎瘦勁鍊不減銅筋等書此聖教序今在西安府南六百里慈恩寺塔下序記分兩石東西兩籠覆之序右行記左行

序字差小記字差大蓋序書于永徽四年十月記書于十二月非一時故也評者謂此書如瑤臺青瑛瑩宵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羅綺此僅得褚之貌耳河南廷諍立武武昭儀引義極諫叩頭流血置笏于地曰還陛下笏此其骨幹與鐵石何異宜其筆法瘦勁如鐵線縮成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評者但以輕弱相擬非知褚公者也按舊唐書公以永徽元年進風河南

郡公尋坐事出為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則此記序乃是同州召還後所作其稱臣者郭引伯言以御製文非奉勅書是也序以十月書稱銜稱中書令記以十二月書銜改稱尚書右僕射意其代張行成為尚書右僕射在十月後而史不及詳也

康熙己丑余授徒常州唐文若營以舊本來蓋唐氏半園所藏也記完書序闕一百三十八字

以新撮補之壬寅劉庶常河南自陝還京師以一本見遺撮法精良墨光如漆惟在左下方有十字微損耳餘皆絲髮完好如新刻成者余並璠之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聖教序有三本行書一楷書二行書立石在懷仁集右軍書時二十餘年前為米道君瘦金書之祖今已亡之惟二楷書尚在一在雁塔一存同州在雁塔者乃其原本在同州者則

河南既歿後好事者以河南嘗刺同州故以雁
塔本更刻一石以志甘棠不忘之義也按舊唐
書遂良以永徽六年諫立武昭儀為后貶潭州
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貶愛尋貶愛州刺
史明年卒于愛至龍朔三年去遂良之卒已五
年矣其為後人覆刻無疑余嘗以兩本逐字對
校結體無異唯筆法麓細不同當由覆刻者失
真故耳王元美疑為遂良嘗書之至是始摹搨

上石郭引伯疑為兩碑皆非公手書公歿後習
褚者摹雁塔習歐者摹同州故各具一氣骨風
韻趙子函又謂同州勝雁塔都是夢語玩後款
但記立碑年月不稱官爵至大唐褚遂良書在
同州倅廳十一字并不復摹褚書古人質直明
示此本為覆刻而觀之者皆不之省橫生多少
閱議論可發一嘆

余得萬曆間舊本模糊不可奈及在京師汪退

谷以新榻一本遺余蠶蠟既佳字尤清楚勝舊榻十倍問之退谷云曾至同州親為洗刷亭以覆之乃知唐人碑碣苟得好事者精意蠶蠟皆可十倍舊榻惟恨陝人以惡烟麈紙率略搨賣以為衣食資則全泯本來耳退谷又言碑字刻法皆直下畫底皆方深得漢人手意然刻既精妙如此而傳摹反至失真何歟

褚河南倪寬贊

褚河公倪寬贊墨蹟曾於京師見之其用筆之妙具如拙存所言但謂其兩聖教遜此沉着則恐未是此之沉着易見彼之沈着難求正惟力透紙背故能離紙一寸沉着之至至於超絕乃為真正沉着也拙存尚未見及此耳余故特書于後為我拙存更下一斑

附錄拙存跋曰泰壽先生曾見褚公倪寬贊墨蹟背臨一本示余姿態綽約余刻歛手拱視嘆

為奇絕西至關中余亦幸得真蹟寓目遂盡心摹之大約橫畫發筆以重取勢其收處輕圓意足鉤俱藏鋒若垂露波則有用全力直出如刀削不使輕颺拖沓亦多燥墨至其點畫時帶絲意或細若絲髮而不弱或肥似肉勝而不滯應推河南一奇蹟但未知聖教二碑墨本又何如似彼飛動處太多反遜此沉着耳

褚河南倪寬贊墨蹟蒼巖梁相國所藏黃文獻

揭伯防以下七跋皆亡之想其先為庸工剪去耳昔人論作書一湏人品高二湏師法古三湏用力勤貞觀中遂良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文皇嘗問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職在載筆君舉必書持此直亮風節故其為書外露柔閑中含挺勁評者但目為瑤臺青璪春林羅綺皮相之論也書法以人為本無其本而但效其書縱使無筆不似亦優孟衣冠耳

學其書而得其所以書斯善學古人者矣

中間刮去五字三為宏兩為玄者宋太祖諱

宏者宋宣祖諱也

去年八月九日猶見生日以魯公自書告與之
今年八月九日以褚中令倪寬贊與之俾合為
一卷裝于顏告之前二公皆唐室蓋臣足為來
者法而中令世次先於顏告公故也

褚河南文皇哀冊

文皇哀冊米芾見以為河南書美奮成但以
為唐人書自宋潛溪以來俱如芾見所鑒無復
異說按河南書評者謂其如瑤臺嬋娟不勝羅
綺此冊折旋容止灑落蘊藉有出塵之姿自非
河南不能然玩其筆何其神似米老也米書出
自河南豈元章嘗效之而芾見遂題為河南以
或鑒者耶余出此語雖未敢遽以為定要之正
自有見後有解人決不以余言為謬也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河南北銘純祖蘭庭亭當時奉詔摹榻惟河南
最多故隨筆流露如此余以辛卯秋得宋本於
江寧承恩寺前乃吾家鬱岡祖本尋為陳生潛
豈取去今以鬱岡本追摹其意臨之

魏栖梧善才寺碑

魏栖梧此碑涿鹿馮相國所藏題作褚河南曩
嘗借玩十許日以其隱僻末由考證然按父義

不能無疑遂書其後云前款書河南褚遂良遂
良錢塘人封南河南郡公非河南人也可疑一
也舊唐書遂良以永徽元年出為同州刺史三
年徵拜吏部尚書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神龍
改元遂良卒已四十八年矣可疑二也中宗即
位建元神龍纔兩年即改景龍無十一年可疑
三也武後后稱制後遂良之卒二十七年於時
未有則天之號可疑四也碑云律師以大唐七

年九月五日卒。蔡云：大唐不名何年後，有元開
震驚等語。元開二字，又義不屬，疑是開元當時
作偽者，亦必知開元年號與遂良不符，故諱之
而特錯亂其字耳。可疑五也。據此，則此碑決非
河南書。然其筆法便娟秀腴，真覺字裏金生，行
間玉潤，酷似河南。又淵字世字，皆有闕筆的，是
唐人習褚者所書。後來好事家以其跡似褚，又
不細考其事，世次本末，但竄取碑字，湊集成文。

而割裂他碑褚款，以便舊利耳。不然如碑中所
不合處，雖千百世後，略識字人尚不應一誤至
此。况唐人乎？又况褚河南乎？今以此碑印之，聖
教雖筆法相似，而聖教娟秀中有肅括意，此則
太縱逸矣。余以其世所希有，故特仍其舊臨此
一本，而為辨其偽如此。涿鹿相國，或推此碑以
為河南書。未一二見，特弗深考耳。後以雍正六
年八月二十七日，閱趙明誠《金石錄》第五卷日

錄云九百八十六唐父蕩律師碑下注盧溟撰
魏栖梧正書開元十三年十月乃知此碑果非
褚公書余之所疑一一是也遂改題為魏栖梧
善才寺碑十載疑團一旦冰釋為之大快

褚河南高士贊

河南此碑世所未見余以康熙辛卯秋獲自金
陵前輩何義門徐魯南兩先生見之嘆為希覯
藏之篋笥幾二十年矣今日陰雨獨坐北窗臨此

一本破悶

僕以善才寺碑為非褚公書疑是後人集褚所
作及閱趙氏金石錄乃知果魏栖梧書竊謂此
碑當亦猶是筆力短弱無褚公懸崖撒手游行
自在之趣風力又出善才下不獨永徽二年幸
亥誤書甲寅為可見其謬也義門魯南一見深
許特未暇深考耳

唐朝散大夫陸柬之書

陸司議為虞永興甥馮具區以為顏平原甥不
直一笑也少時書學舅氏晚乃上法二王張懷
瓘謂一覽未察窮研始精妙處可見此五言蘭
亭詩蓋臨右軍者據桑澤卿蘭亭博議前尚
有臨右軍蘭亭序惜不傳也
此書已開宋老之先

唐蕭瑀書

蕭太保書唯淳熙秘閣續帖中有此一詩筆力

腴健卷軸之氣流溢豪端史稱其愛經術善屬
文乃詩思轉弱何歟豈唐初風氣未開雖愛經
術者亦不能不為時所局乎余以其書特少故
悉意臨之若其詩固不足錄也

唐孫思邈書

孫華原人品高潔不可榮以祿累微不起壽可
餘歲神仙人也此兩行見於秘閣續法帖中想
其丰裁超然有塵外之致魏晉以來門法入其

手都無所用真是曠絕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唐摹萬歲通天進帖今藏

武英殿叢書

在史館於入直時常得見之白麻紙雙鉤廓填

精妙絕史一筆書無一毫痕跡真絕品也此卷

有明嘉靖間藏錫山華氏勒石真賞齋摹搨精

良為有明刻帖第一父氏傳雲我宗鬱岡都從

華本覆刻不逮遠甚江陰沈凡民廿年前贈我

火前初本攝入

殿連與墨蹟細校絲毫不失

今對真賞齋帖臨此卷如對真蹟細意摹取矣

按唐叙書錄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

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方軍遺蹟方慶奏曰臣

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

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現在

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

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

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王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謂方慶曰此褒卿家世守奪之不仁乃命善書者廓填成卷仍命方慶正書標二十八人官世設九賓觀於武成殿而以墨蹟卷還方慶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叙其事復以集賜方慶當時以為榮故寶章述書賦有順天矜而永保先業從人欲而不顧魚金之句泉說文眾辭與也從

永

來自聲其異切岳跋屢稱寶泉倦翁誤也此帖原二十八人今止存六人十帖已三其二十有二其十帖中王僧虔已下兩帖帖存而題署已失尊體安和帖竟不知何氏書按董廣川寶章集跋當時方慶所集大小差次不能比櫛相倫隨其高下廣狹為卷其後散落人間各復一一得之淳化所上帖已有雜出是集者元符中秘閣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寶章集

畫刻之故廣川據寶章集所列取淳化秘閣兩
帖標出別為一冊名之曰寶章集惜未見此集無
能知為何帖他日倘得寶章舊本取淳化秘閣
本畫摹之以還二十八人之舊亦大快事也

李懷琳仿絕交書

李懷琳所仿絕交書比於右軍則勢較縱達矣
然不失右軍門法其縱達者時代為之其縱達
而不失則學力所到也右軍以後草書種子未

止類有此耳

張彥遠言晉桓琳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
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自有書矣後跋
二行有晉右軍字不知何人書則又目為右軍
及讀竇叟述書賦則云右有懷琳履跡疎放假
他人之姓氏作自己之形狀故黃伯思湯容庵
諸公皆據此為懷琳仿書以至於今曾無異論
然懷琳生於唐時不應有梁天監三年進入款

宣懷琳仿此并其後款而仿之與疑不能明也
世既盡目以為懷琳書余亦姑仍其舊聊為此
說用以存疑

孫過庭書譜

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趙庭之訓亦已
非復乃翁門似顛素已降則奔逸太過所謂驚
蛇走虺勢入戶驟雨旋風聲滿堂者不免永
墮異趣矣孫虔禮謂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為力

標置成體內不足者勢外張匪直世降風移之
故也余論草書瀕心氣和平斂入規矩使一波
一磔正不堅正乃為不失右軍尺度少一縱連
即面規改錯惡道全出來考譏顛素謂但可懸
之酒肆非過論也隋唐以降惟永師千文孫虔
書譜禮書譜為得草書之正雖變化不及右軍
而格律嚴謹無鼓努驚奔之態猶見中郎虎賁
沒草書種子絕矣注在天津見書譜真蹟圓勁

古雅遠出傳雲館上余少叅以右軍十七帖筆
法臨此一本中有闕失處以武進橫野洲鄭氏
本補足之於是書譜遂完
世所傳虔禮草有數種千文及景福殿賦皆妍
媚不足錄惟書譜甚有名於時曩于武進見橫
野洲鄭氏本神清韻古為書譜石刻第一及見
其蹟雖字形不殊而精神全別不知當年刻
本何遽異同若此豈或別有本耶後人臨摹故

有不同也前題書譜卷上後語云撰成六篇分
為兩卷意所謂六篇者乃是其譜今已亡之此
特存其序論耳然書法微妙亦已宣洩殆盡學
者但於此遜心求之即不得其門者或寡矣
歐虞褚薛各得佑軍之一體惟孫虔禮步趨不
失尺寸所謂具體而微未達一間者也然歐虞
褚公當父皇全盛時君臣賡和聲聞休暢虔禮
少出歐虞之後及其學既成而父皇晏駕矣以

此名出歐虞下豈其學遽弗及過之幸不幸有
數存焉耳然隋珠^和璧光價豈與時增減書譜一
卷至今與廟堂醴泉等碑並駕爭先到此覺時
數失權物故自有真

唐文皇論右軍謂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風
翥龍蟠跡似竒而反正如春夏秋冬四時變易
所以不謝不隨而變化自足風規自遠有意求
變即非能變元章謂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

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平淡少到天成而時代壓
之不能高古虞禮去右軍未遠顛素未興繩尺
步趨不失毫髮所以右軍風流未全歇絕猶四
時之有閏雖不當節自得腴涼之正也從此求
右軍乃可得門而入

勁如鉄軟如綿須知不是兩語圓中規方中矩
須知不是兩筆吾於書譜得之

歐褚離紙一寸顏柳透過紙背惟右軍恰好到

紙度禮書譜其庶乎然不免着紙矣只緣少變化故

或者云善學柳下惠莫如魯南子男子有右軍即不可無顛素循塗守轍正不如獨開生面也余謂魯男子則可善學正也柳下惠變之正也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則可謂善學魯男子莫如柳下惠可乎歐虞以來皆能自闢新規不欲復存右軍一筆然皆變不失正如大令之

於右軍不過稍如縱馬耳吾猶且少之至顛素則偏規矩而改錯矣按破右軍十重圍欲自成一隊卒至草法湮絕為訟門獨墨黑者開先路實惟顛素之咎筆力能透紙背方能離紙一寸故知虞褚顛柳不是兩家書至筆力恰好及紙則須是天上至人巧錯天地中和之氣絪縕蒼萃於指腕之間乃能得之有數存焉耳竇叟述書賦譏虞禮書千紙一類一字萬同余

按書譜之不及右軍不過少其變化耳若其步趨山陰則儼然登^堂矣觀其前半筆力專謹直亦自擬右軍適嗣入後勢益縱連韻益古雅豈惟渴驥游龍直亦高彛周鼎矣余臨此凡三卷前兩卷得其專謹失其縱達此卷乃并其古雅之趣而盡得之前禪門所謂不求法脫不為法縛至此正未可以智巧爭已

唐碧落碑

碧落碑今在絳州高祖第十一子韓王元嘉諸男為追薦其母房太妃所立者也尚書故實謂陳惟玉書落中紀異錄謂追薦像成忽二道士來自謂天下能篆書者李聽所為則扁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鶴飛去篆文宛然像背此說不經必訓兄弟當時欲神其說以驚眾故托為此言耳又世傳李陽冰覽之七日不忍去學之十二年不成亦不足據蓋後世淺陋之夫見其篆法

奇古欲抑李監以張之實則任意雕巧筆力凡
弱上懷三代古法下開後世惡道陽冰筆法直
逼斯喜如此碑者正不足當其一笑乃肯坐卧
其下乎碑名碧落李漢謂終於碧落字故以名
今碑文完好可讀未嘗終於碧落字惟李肇所
謂碧落觀者得之碧落觀至開元間始改名龍
興寺也又初在天尊像背後乃別刻之石今像
已亡所流傳者皆別刻本也元嘉六子碑止列

四舊唐書稱穎川王訓早卒唐書又稱上黨公
謹早卒彼此互異蓋流傳誤耳

唐狄仁傑書

徐浩古蹟記大足中則天太后賞納言狄仁
傑能書仁傑曰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率愚
性何由得能則天乃內出二王真蹟二十卷遣

五品中使示諸宰相此孟冬帖乃梁公晚歲之
作曾見二王墨妙故清挺超詣有黃庭樂毅風

格梁公勲蓋天地忠貫日月雖不能書千載以後見其遺跡尚當拱辭奉之况其精妙有如此者乎

張九齡告

九齡唐相也開元廿三年正月與裴耀卿李林甫同日柄用明皇能知九齡之賢不能專心委任乃以林甫參雜其間可謂慎矣未幾九齡果遭貶而林甫晉爵晉國公君子小人薰蕕並列

未有不為所擠者君實為之小人何有為之一

慨

徐李海書朱臣川告

米氏書史書魯公朱臣川告後云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襄處據此則米老但以為似徐書未遽以為李海也至鮮于困學始據宣和書譜斷然以為李海書董思白遂推為李海真得意作實則視其所書不空和尚碑才十得三四

耳

李陽水謙封

篆學之三四百餘年矣有明一代惟西涯李相
 國筆法圓健而不免傷肥文待詔能瘦差足步
 子昂後塵而風格緩弱無沉冥块扎之意下逮
 趙寒山則俗氣撲面不可迥邇矣吾嘗說谷口
 賊諶寒山賊篆世有鮮人定不河漢我言也篆
 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

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史籀石
 鼓從心不踰篆書之聖也斯喜妙跡淪絕至唐
 李少溫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
 卦尤其奇絕之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裏
 鐵舒元興所謂虫食鳥步鐵石隔辟龍池駭解
 鱗甲活動者于此見之壇山石刻通嗣也三十
 年來望而驚怖不敢涉筆今年新正息心閉關
 日摹數字竭半月之力始成此卷於少溫殘雪

滴溜之妙頗有契處恨不能起少温於九原一
質正之

李陽水縉雲城隍廟碑

縉雲城隍廟碑為陽水有名之書歐陽公以為
視陽水他篆特為奇瘦趙子函亦云瘦細偉勁
飛動若神顧世間傳本甚少今春正月江陰老
友沈凡民過余九峰精舍云歲得一本急從借
觀踈瘦圓勁果出三墳先瑩等碑之上吾宗止

言精摹一本毛髮惟肖余即以止言為粉本摹
之

五日不雨日字以日為日篆法日以☉象形也
日古三切從口含一象口含物也以甘為日誤
巔字上無山詩首陽之顛項也加山俗字又山
宜作山今作山乃嵩宣等字之頭亦誤

李陽水慧山聽松二篆字

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床在殿前月臺下長可

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床頂側
有聽松二篆字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
斷非陽冰不能再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
松子聲聲打石床是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
志往搨此書一時觀者列如堵塙蓋塵埋經久
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搨故遂驚為僅事也
右有指跋十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識悵悒良
未有已

李陽冰殘字

右李陽冰殘字二種載源熙續法帖中陽冰篆
法直追斯喜顧在唐時已自殘闕失次不可多
得如此淳熙續法帖最稱名刻而此二十六字
乃不及陽冰他碑類帖多傳摹失真雖古刻亦
不能免為可歎也

唐經生書靈飛經

靈飛經自宋元來不著至有明萬歷中始有名

於時董思白深愛此書目為鍾可大每欲寫法
華經必凝觀許時而後書之余按後欵稱大洞
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可大生平未有斯號則
知非可大書余得唐經生書三彌底部論于淮
陰與此經字形筆法無毫髮異其非鍾可大書
無疑又種書楊歷碑稱義男鍾紹京銘并書歷
中官楊思勗父也可大身為宰相取媚閹人至
以義父事其父可謂陋矣雖果出可大吾猶削

之况決非是乎思白位高名重妄以己意題署
百餘年來無敢有異論余故特正其謬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人隸書多尚方整與漢法異惟徐李海嵩陽
觀碑明皇紀泰山銘為得漢人遺意考經注內
重骨柔弗及也明皇以開元十三年九月禁奏
祥瑞可謂得治理矣曾未數月邊有封泰山之
舉先後截然如出兩人侈心一萌遂以釀成天

寶之禍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泰山一舉蓋
唐治亂之幾自此決之矣雖其銘辭未嘗不兢
兢於多前功闕後患然方寸一動寢尋獨獫不
可復救所謂毫末不治相尋斧柯君子以為貴
謹其幾也是時張說創為此議導君子奢假使
姚宗當國必無是舉用人一不當國之興廢以
之可不慎乎碑在泰山之巔御製御書字大如
掌摩崖勒石蓋自漢以來碑碣之雄壯未有及

者曩在京時新建襄魯青遺我一承手自剪帖
裝成卷冊愛玩不舍下截模糊百餘字當由歲
久水土侵蝕或為樵夫牧豎所擊傷王元美以
為榻工惡寒篝火燒殘竊意泰山高寒冬時決
不可榻必無篝火燒殘之理傍有蘓丞相題東
封頌閩人林焯竊朱子忠孝廉節四大字為己
書鐫刻其工以致損壞俗夫妄意留名徒博千
古笑罵可恨可恨

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

按唐史開元廿二年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
守珪斬契丹主屈烈及可突汗上羨守珪之初
欲以為相張九齡諫阻之及明年裴耀卿等上
狀請宣付史館勒碑作頌上顧不許豈有見於
九齡之言故特加刻欽抑與方是時楊氏未興
王心未蕩故猶能回九齡之一言而功不自有
如此開元之治所以為盛而大臣之有益於國

其功為大也

奏狀三人銜名並列董氏戲鴻帖據狀末臣耀
卿上狀之語獨標以為耀卿書臆決之論也唐
自太宗崇尚書法當時大小臣工無不皆能
書者此狀實兼有樂毅內景之長而於內景得
之尤切何必專家即此便足名一世矣戲鴻刻
本亦據淳熙續帖而字形大小不同首行五脫
失不省當年何據草率乃爾不可解也

明皇批卷之未有桓山之頌復在于茲之語見者不省所謂按王大令有桓山之頌梁天福元年洛陽脩城得之碑裂不全存桓山頌獻之銘六字刻絳帖中可按而得也明皇書出大令於桓山碑尤所攀仰曩見其孝經批卷以為絕似桓山碑今見此卷益信明皇行書果出桓山一點一拂無不適肖當時桓山之碑已不復全此書乃大似之故不覺沾沾自喜以為桓山之

頌復在茲耳

汝帖唐初四家

宋王宋輔道守汝州雜取各帖中篆隸行楷為十二卷多湊集殘斷不具首尾故黃長睿深詆之獨第十卷初唐四家首尾完具可觀此又蠶蠟寢古比之宋渡江後諸刻圓勁有神采信可寶玩也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文饒相業大有可觀徒以威權太盛至於天子
有顧我毛髮森豎之語宜其不克令終也及貶
崖州不能義命自安乃抑鬱不自聊賴一至於
此旋卒貶所實自為之又何尤焉東坡謫儋耳
嘯歌自得卒致身名俱泰竟以壽終嗚呼彼獨
非貶升者哉

顏魯公中興頌

有唐一代碑版顏魯公最多率以雄厚勝獨中

興頌及來廣平二碑瀏漓頓挫態出字外臨書
者正未可以輕心掉之也余為此書初尚雄快
及細玩原刻乃知前者矜意太勝如子路初見
夫子未為升堂弟子也智過於師方名得隨凡
臨摹古人須令透一步翻一局乃得恰合所謂
善學柳下惠莫如魯而子男子也余臨此碑正
以不及一分為透過一步處世有解人必契余
斯語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顏書多以沉雄痛快為工獨宋廣平碑紆餘佚蕩以韻度勝東坡无章皆謂顏書自褚出此碑尤覺全體呈露碑側記無意求工而規矩之外別具勝趣尤是顏書第一合作蓋前碑直入神品而碑側更居逸品矣史稱宗璟剛正過于姚崇元宗素所尊憚以璟之忠直而魯公為之碑兩公人品不殊并顏書可稱三絕然廣平以剛

死正得全而魯公竟以剛正為盧杞所忌至擠以死遇之幸不幸蓋有天焉而君臣遇合之難此亦可以觀矣

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而猶稱撫州者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月年當大歷十三年公由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時公年七十始有廣平碑側之記

先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遷殿中侍御史於時宋
公第四子渾官中丞為御史吉溫所誣謫賀州
欲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歷五年十二月宋
第七子華之子儼以顏公嘗為中丞屬吏遂請
製碑閱二年而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閑多暇
始為書之及荆湖州復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
公第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十二年十一月
衡自吐蕃還朝明年春乃讀書而刻之自大歷

二年至十三年元經九年而碑始完蓋廣平為
人魯公所特矜重故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
必至無有關遺乃止非由宋公能持天下之正
以佐唐中興焉得有此功在社稷名垂古今實
自致之寧有倖乎

按新史宰相世系表宋公八子與顏碑同舊史
僅載其六而無復與延碑又八子俱載而但稱
公有七子非緣筆誤當由復先公而卒故碑側

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復稱第八子衡者
公實有八子存者乃七數之則八核之則七也
然公八子皆以賊私淫穢敗乃門閥廣平風教
無復存者名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右名臣注注
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于此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
公為唐室名臣其孫屬魯公為之碑且碑之成
去宋公之薨不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

能舉如此不可解也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尚書舊
史作贈邢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
俱無之碑云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
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新史但云詔璟權檢校
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碑云四年遷吏部兼
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改易為
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

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更與舊
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新舊
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
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証史書之誤廣
平勲業著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
儷篆籀較然在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
碑側記所載三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
並闕之所未解已

又碑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
口中而吞之集公作吞之碑云異而召還集作后
異而召還碑云公實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
作不宜與執政通同碑云公實佐奇謀集作其
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元宗將幸西蜀碑
云又為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為洛州長史碑云
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多宗廟
社稷主也六字碑云兼黃門監監脩國史集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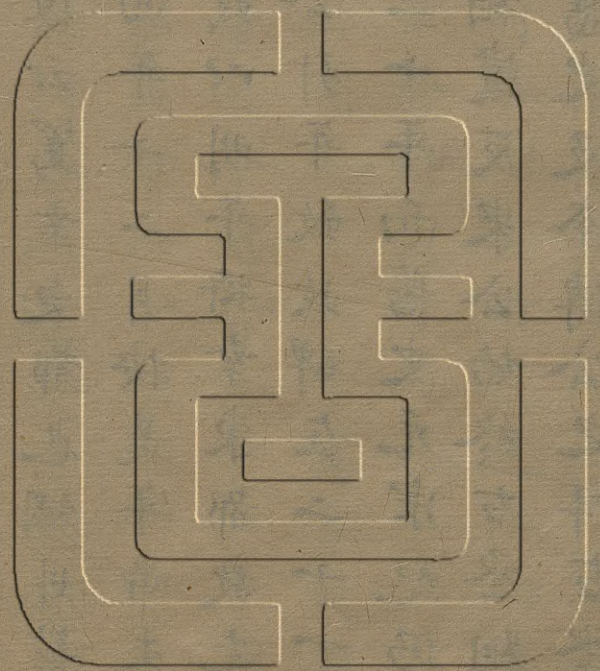
少一監字碑云五年復兼侍中集作改號侍中
碑云明年駕幸洛陽集作無駕字碑云以臣言
免之集無言子碑云母寵子異集作母寵子愛
碑云手詔優遂集作優許碑云俱公而歿集作
躡公而歿又都穆金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下
倚平碑作一陽今碑正作一言欲優游自免碑
作優游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右震悚碑作天
后震悚今碑正作左右震悚勅使馳救之碑作馳

赦今碑正作馳赦公威氣詰之碑作威色今碑
正作威氣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今碑正作
洛陽幸字陽字猶髻髻可見馳道險隘行不
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馳
道險隘行得不前勅公覆按碑無勅字今碑正有
勅字喪葬官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喪葬戊寅
歲五月碑無歲字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
作顏色今碑正作言色既還鄴城碑還作還今

碑正作遷都氏之云皆與元碑不合按碑以宋宋
崇寧五年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所見必范致
君別刻本以其所見之非而轉疑元碑之是無
端自生瘡痍良可笑也

顏碑云開元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為西京留
守新舊史本傳皆在十二年明年東巡泰山駕
發東都蓋帝以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十三年
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東都耳碑蓋欲約而言

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為西京留守於
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無用
留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為留守
乎又公引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
皆在二十年而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
後自相違反宋公始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
相新舊史及本傳公之拜右丞相在開元十七
年綱目闕而不書俱是疎忽



竹雲題跋卷四

顏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金壇王澍虛舟著
茗上錢人龍壽泉訂

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勅取姿敬側取勢獨
至魯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複規
繩矩削而獨守其拙獨為其難如家廟元靜等
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也此碑書於天寶十三

載距貞元元年七十有七為李希烈所害尚三十有二年則此為四十五歲時所作其盛年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清遠耳東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氣韻良是按右軍為王脩書東方朔畫贊脩死其母以其生平所愛納之棺中則知右軍書不傳久矣故常挺以為偽而董廣川亦謂後人為之託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取其字大可

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謙抑明是自書又其文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安世鳳墨林快事謂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古得搨重刻之故其斯立等字多為據此則此碑今為重刻然較文選所載原文惟弃俗作棄世神交作神友耳此外絕無偽字不省安民所云多謠者是何刻也或其所見是南渡後權場所視覆本亦未可知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前贊不

書互見耳安氏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高手
所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實不及陽冰
余以魯公篆隸絕少故並臨之
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如小兒目精乃佳古人
作書未有不濃用筆者晨興即磨墨并許以供
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滓穢
故墨彩艷發氣韻深厚至數百年猶墨如漆而
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

於是始尚淡墨雖一時韻味冲勝及其久也則
黯黷無色矣要其矜意之書究亦未有不濃用
墨者觀者未之察耳

按舊唐書揚國忠怒公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
平原去范揚陽不遠為祿山東戶是時祿山反
兆已萌公託霖雨脩城池料丁壯儲廩實乃陽
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為書生易
之遂不為防而竟為公所因此碑立于天寶十

三載距祿山之反一載耳而斤斤為此不急之
務大書深刻恐後時蓋即當時飲酒賦詩之意
明示祿山以書生所急不過如此使祿山以為
不足慮而後可圖大計耳蓋公之用意浚曲一
至于此千百載後攬此碑者但賞其書法之佳
豈知公之苦心有不可明言者哉余故特表而
出之使覽此碑者直當比于罵賊齒擊賊笏未
可但以書目之也

顏魯公送蔡明遠叙

此書堅剛如鐵而用筆一正一偏叙脚漏痕之
妙宣洩殆盡山谷極力追之不能得其彷彿余
何人斯乃竟放筆效之無乃太不知量也歟然
亦彷彿得矣

按年譜乾元二年公年五十一六月自饒州移

刺昇州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昇州即江
寧郡也公與蔡明遠帖中又有來江右中止金陵

等語則知此帖當在是年公以去年十月判饒
州明遠相從趨事今來江右又復千里饋餉轉
輸不絕公深德之故有此序也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

劉太冲帖碧牋書宋時為唐垌所收其子常語
米老謂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葬則世間
已無此帖矣而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楨
家當時有密為王詵購去之語豈果為晉卿所

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稱垌將才不偶
命而德其無隣九字剪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
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蓋唐人善鈎鈎摹或別
有搨本亦未可定顏書多道古叙脚漏痕之趣
時時流露於行墨之間此叙獨秀潤有姿態為
顏書最宜人之作余在京時曾臨一本以未能
匠意毀去更臨之

此序不記所作之年按序中有秦淮頂潮句溪

鈎

春水之語亦當在剡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剡江寧明年二月追為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序與送蔡明遠叙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序中言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時太冲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不及太冲非有此序則太冲一段謀畧幾沒殺千古矣則知此序關係太冲不小非直移贈而已

此序碧牋書碧牋宜本故在顏書中獨為腴潤

顏魯公乍奉辭帖

此帖疑即報蔡明遠後帖所云乍奉辭者即前帖所謂指期斯復也承已過壞者即過邵伯南壞也惘然瓠重者即所謂行李之間深宜尚慎也兩兩相印語意正同可指而數也蓋明遠於公為大有勞故於其去也丁寧反復不能自己如此魯公作人堅剛如鐵乃于芻友之間萬分

委至故知千古真君子未有不近人情者也

顏魯公乞米帖

東坡謂魯公書細筋入骨如秋鷹此乞米帖其所謂細筋入骨者也與論坐書故當是一時所作寶晉英光集謂此帖挑踢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筆氣鬱結不條暢是逆旅所書愚謂此與爭坐同皆圓勁古淡有游行自得之妙比於鹿脯馬病故是異流同源寶晉妄有軒輕恐非

輕

平允之論若其謂公學褚則可謂知公之深至以李太保為光顏則不直一笑矣

顏魯公與李太保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寶晉英光集以李太保為光顏以穆宗初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公為刑部尚書時光祿名位尚微不得遽稱太保今考李光弼傳稱代宗即位拜太子太保正在廣德二年則此太保決知為光弼無疑也光弼為國元老盡力王室

與魯公為氣類其從光弼乞米乞鹿脯宜其不
厭于煩矣

又按此數帖皆當在廣德二年或永泰元年與
論坐畧先後蓋永泰二年二月公便貶峽州別
駕不得復稱刑部尚書矣

顏魯公劉中使帖

此帖與裴將軍書正同魯公忠義之氣出於天
性故不覺色飛神動如此希烈醜奴乃欲屈鐵

可恨可惜

張丑清河書畫舫云顏真卿大字瀛洲帖為宋
宣和御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與家後具王芝鮮

于樞等六跋喬篔成題名嘉靖壬辰歸錫山華
中甫文徵仲為之跋後歸攜李項氏康熙間錫

山秦公子樹灃見于京師云字大如掌縱橫道

古驚欲下拜今董氏戲鴻堂所刻字形差小王
芝以下諸跋皆無之戲鴻所刻既拙惡又草率

不復匠心一至於此余未見他刻僅據戲鴻堂
臨之正未知有合否耳

顏魯公論坐書稿

魯公論坐書稿凡七紙渡汴時在長安安師文
家兄弟析產以前四紙作分後三紙及鹿脯帖
作一分遂離為二黃山谷從師文借得後三紙
於是仍合為一東坡稱其信手自然動有姿態
比公他書尤為奇特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

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米元章云爭坐位帖
為顏書第一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于意外蓋
由當時義憤勃發意不在書故天真爛然自合
矩度長安所摹石雖已泐然剝蝕之餘風骨未
減不比戲鴻堂草率荒略全體盡失矣也余自
幼酷好此書數十年來臨寫百餘本畦徑之外
輒有合處此本尤更可意料神氣到來不殊我
自作草也

學魯公書須使盡氣力至於無所用力處乃見天則

魯公爭坐位帖氣格當與蘭亭並峙然蘭亭清和醇粹風韻宜人學之為易及既入手却不許人容易寫得非整束精神皎然如日初出却無一筆是處爭坐奇古豪宕學之為難一旦得手即隨意所之無注不是此亦兩公骨格之所由分也

此魯公與郭英乂書英乂為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泰侈陰事元戎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為興道之會英乂擠八座尚書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代宗廣德二年按行狀公以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是年十月吐蕃冠長安上幸陝州子儀擊却之十二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為天

下觀軍容使二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尚書三
月進封魯郡開國公觀公自署銜及稱朝恩為
者與年譜正合則知此書正當在廣德二年十
一月蓋明年夏劍南節度使嚴武死英乂注代
之即不復在京矣顧寧人金石文字記不知其
年列此書于大曆之後蓋未深考耳
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畿縣獄狀硃紙起
草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

軍容

邊橫寫於與刻本不同石刻麓存梗槩耳又袁
清容集爭坐真蹟京兆安師文嘗刻以傳世吳
中復守永興以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今
此二本世未之見所見惟閩中刻耳如米氏言
行列已非麓存梗槩不知真蹟妙處何如使人
神注又不知安氏吳氏所刻比今閩中本又何
如或曰今閩中本即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
也東坡初見安氏全帖手搨數十本袁清容得

一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
及趙郡蘇軾印記米海嶽少時亦臨一本繼有
元章戲筆字印亦為袁清容所得三十年前於
金壇于氏青蓮社見一本筆法大似元章與閔
中本不類疑即袁氏本刻石者擅蠟精妙定是
古搨惜未借臨為悵悒東坡本則未見附記于
此亦可知坡書之魯公其用力精勤如此宜其
落筆輒合也

顏魯公祭姪李明稿

魯公三稿皆奇而祭姪稿尤為奇絕蓋泉明以
公命購泉卿李明屍于洛陽河北泉卿僅得一
足李明僅得一首魯公痛其忠義身殘哀思勃
發故縈紆鬱怒和血迸泪不自意其筆之所至
而頓挫縱橫一瀉千里遂成千古絕調想爾時
祭兄泉卿亦自有稿意其雄絕處正復不減
惜今不傳耳明季墨跡在吳太學用卿家刻餘

清帖中為祭姪刻本第一停雲館或云米臨非魯公筆也平生愛臨魯公三稿不惟喜其書以其可以發人忠孝之思故援豪濡墨輒覺腕底有魯公神至所謂古釵屋漏痕峻拔一角潛虛半股諸微妙不傳處筆墨之間自有契合正不足道也

顏魯公告伯父稿

山谷老人論爭生書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妙之

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兼備也弇州山人云此帖與祭季明姪稿法同而頓挫鬱勃少似遜之然風神奕奕則祭季明姪稿小似不及也按江村高氏銷夏錄此稿尚在人間余未之見所見惟淳熙續帖及吾家鬱岡帖刻本筆力緩弱殊不稱魯公風骨余嘗取論坐祭姪兩稿筆意臨之但未知果與真跡合否耳按留元劄年譜乾元元年公年五十歲三月除

蒲州刺史先時杲卿妻妹兒女及杲明之子皆
被賊拘囚因流落河北至是公使杲明注求之
九月得姪李明首櫬故祭姪李明父有攜爾首
櫬及茲同還之語尋為酷吏唐旻所誣以十月
改饒州刺史至東京拜婦以骨肉歸京暨一門
郵贈告於濠州伯父濠州名元孫杲卿之父世
稱祭伯者非也祭姪時刺蒲州故銜稱蒲州刺
史告伯時改饒州刺史又行狀及新史皆稱封

丹陽開國子而兩葉公所自署皆稱開國侯乃記
載所誤當以公所自署為正

顏魯公奉命帖

唐史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
遣公往宣慰之期明年希烈僭偽號問儀于公
公不為屈八月希烈縊殺公子蔡公有自汝移
蔡帖未之見也公幽於汝蔡凡三年幾死者數
矣義命自安始終不易及入龍興寺自度必死

乃作遺表自為墓誌此帖所謂祗緣忠勤無有
旋意中心恨恨始終不改者蓋其時書以明志
之語也或者議公年踰七十不肯致政難以言
智當是時唐室禍亂相仍殆無虛日又林甫盧
杞相繼為相中外之勢危若累卵公以五十年
舊臣不忍坐視其亡而寧以身殉此其心跡直
與日月爭光可也或又議公不死於希烈僭號
之時至為希烈所殺以為公惜希烈之陷汝僭

號等反耳公不死於僭號之時與不死于使汝
之日一也豈謂公於此時尚復有偷生畏死之
心也哉一日不死或者朝廷復尚可留其身
以有為未可知也且建議遣公者杞也從杞遣
公者德宗也以宗社柱石之臣投之亂賊是
魯公之死君相死之耳綱目大書顏真卿為李
希烈所殺罪君相也

按留元綱年譜魯公生於景龍三年己酉距貞

元元年乙丑年七十有七因亮行狀亦云貞元
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使景臻等害云於龍
興寺年七十七令狐恒神道碑則云今上興元
二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而碑未復云貞元初
遇害舊史則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殺真卿然
又云年七十七皆不合綱目從舊史而新史不
載年月按公有自汝移蔡帖云貞元元年正月
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

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此公所自書者
的的可據當以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害公於
龍興寺年七十有七為正或云八月二十四日
或云八月三日則無須深考矣

卞氏所收偽魯公帖

卞令之少司寇收魯公自江淮帖僕以劉太冲
蔡明遠寒食等帖細意對較字字皆同則知此
為好事者集魯公字雙鉤所成又其所收湖州

帖筆法浮蔓少力亦屬好事者仿顏面貌而為
之以便售利顏書雖率爾作草書無不沉入骨
此書殊不爾決知非魯公余此論似妄實有精
鑒不虛也恐來學或未能識別聊復書之以麗
於寒食帖後

懷素帖

懷素草書以小字千文為最以其用筆謹嚴猶
不失晉人尺度次則藏真律公三帖飛動瘦勁

天真爛然雖少縱於千文然謹嚴之意故在態
正不之至于自叙則縱矣游絲連綿亦少頓折
遂出藏真律公三下然筆瘦神清狂縱中尚有
肅括意下逮聖母雖規模大令故饒姿態而體
肥筆圓失其清迥故步外此今世所傳苦筍真
蹟跡亦當在藏真律公之間餘皆不足道矣

懷素藏真聖母二帖

素師書法出自大令而縱逆過之要其過處即

其不足處凡用意外張者皆內不足而以氣凌者也蓋雖大令猶不能無憾况下此者乎此兩帖為素師生平合作而藏真尤清矯拔俗律以右軍之法誠不免如前所云要之天馬脫銜游絲獨裊故自神奇可愛矣

唐李紳告

公垂唐武宗相也以其短小精悍故世目之為短李會昌二年由淮南節度使拜中書門下平

乘

章事此其告也公乘分司東都歷河南尹故告有河洛神明等語其尹河南政治剛嚴惡少遠遁故告有方嚴寡徒豪黠屏跡等語蓋亦當時寸相也然威力之過陷于刻暴至枉殺江都尉吳湘身歿以後竟坐湘寃子孫不振固其宜也矣史稱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告身無之又稱趙郡公告但如舊封贊皇縣開國男耳恐史誤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北海書法原本大令而豪邁飛動態度過之此
少林寺戒壇銘騰天淵之勢于分釐之間在
北海碑刻中當居第一又未書伏靈芝乃北海
所自攜記托名者為當時絕矜重之作尤可寶
也二十年前于淮陰程氏見一本雍正四年從
老友蔣拙存行篋中得一本平生所購惟此而
已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按慧明葉法善之父法善三世為道士有攝養
占卜之術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功故拜
法善鴻臚卿封越國公又贈其父為歙州刺史
碑所謂有開必先大啓聖猷者是也撰文書碑
名字俱泐法清瘦頰類御史臺精舍碑不合
東漢筆法然僕之所惡于今之為隸者正以不
得漢人風骨徒以襲其形貌耳此碑風骨爽勁

正喜其于漢人之外別樹赤幟何云公相沿襲
千手一同乎

趙德甫金石錄第五卷目葉慧明碑下注韓擇
木撰并八分書今此碑分書頗類擇木木然前
款撰文者載江夏李書碑者載國子監太學生
明是兩人非出一手又江夏李三字尚存決知
非韓所撰書碑名姓俱泐然德甫既誤以兩人為
一又焉知所謂韓擇木者不亦為一時率爾誤

書者乎

唐李商隱書月賦

率更書法多尚脩長行書為甚義山此書出自
率更而比于率更尤覺長而踰制蓋自魏晉來
無有如此書者義山作人絕跌宕不可繩以禮
法書亦猶爾余於此聊為書中增一殊觀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右楊景度書神仙起居法八行真跡在范一齋

總制家乃其先大司馬公所遺曩余在京於林
芻齋出以示余摹得一本并虎兒高宗尚在三
三跋皆摹之後尚有留丞相文待詔二跋則未
及摹也景度甚有名於宋山谷推為散僧入聖
為魯公後一人余竊謂景度險勁有餘斯明和
悅暢之氣蓋其生當亂世氣習纖仄未暇仰窺
先聖賢典型但以其資質所近筆力所到走入
狹小一路故僅可比之散僧入聖至於典謨訓

誥清廟明堂氣象則未或有後來王荆公全
學其書宜其見訶於紫陽先生也景度書流傳
甚少但據所見真跡聊復臨之以備五季時書
法至步虛詞意實不喜之故不復臨也

宋高宗臨蘭亭

此宋高宗思陵所臨以較頽上本無豪髮之異蓋
臨頽本也頽本闕二十七字此僅闕五字後有
陵御押思陵行九而押為五蓋取易飛龍九五

之意曩在京師從嚴齋大司農公借得宋本初見以為類上觀後御押知是思陵所臨因絕人事摹得之

宋游丞相景仁藏蘭亭百卷內有一卷而思陵臨賜向子諲者行列比定武本為寬字亦極圓潤攄適蓋其自運本也此卷筆筆規模褚公不惟形似并其神韻而具得之吾嘗說類上為褚摹禊帖第一此本又思陵臨類上第一明眼人

必能契余斯語

米臨蘭亭

此米老所摹乃拙存老友得自秦中者黃父獻公稱其貌不必同意無少異衡山云當求之牝牡驪黃之外董文敏公則云絕無本色乃與褚摹相類乍屬目以為真觀時物三公之論不同如此余昨摹褚本之為米老所作今摹米本益信非謬蓋其摹褚時意在託褚不規規求似所

以神完氣足無所不似此斤斤模倣無遊行自在之趣反覺未為神似蓋彼則意矇于法而此則法勝于意故也此惟老於書法者知之非吾解人未易窺此語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

老米書魯公碑陰即學魯公米廣平碑深勁秀拔在米老書中別是一種風格與山谷夷齊廟碑全非二老本色故並著之

余曾見魯公碑陰墨蹟超妙入神以較刻本筆力十倍再四追摹不能及其萬一益信古人神妙無方非後來所能彷彿跋望前良殊增慚愧魯公為盧杞所忌遣使希烈幽囚汝蔡者殆三年終不屈以死此其義烈真可與日月爭光者也元章痛其死乃為仙去之語以摠其憤懣之思用意良善然吾獨以為大失魯公之心當希烈遣縊魯公時為傳有旨公神色不變徐問旨

自何日來京師及告言自至希烈乃云此賊耳
此其志捺定之已久豈復有偷生之志考魯公
平生頗溺老佛常時或從陶八八學神仙之術
亦未可知及其使希烈一出入動以義命自
安蓋舉平時所為神仙者至此已盡付之浮雲
矣藉使果得仙去吾猶將諱之以成公志之節
况事理之所必無哉元章不識大義乃以無稽
小說大書深刻誣讟昔賢可謂偵矣若其書法

深勁則吾曩時所謂學魯公宋廣平碑者得之
恐來者愛其書誤信其說故不可以不辨

米元章蜀素真蹟

蜀素~~部~~卷吳郡邵氏造於慶歷甲申閱二十五
年至熙寧戊申邵子中始跋其尾又閱二十年
至元祐戊辰米元章始為之書計自甲申始造
至戊辰中更四十五年邵氏裝褙歲暮特為~~瑣~~
重至米元章自謂腕有義之鬼遂不復讓此卷

明季為吳用所^卿藏董文敏以諸名蹟易之戲鴻
堂所列先據摹本入石故其字跡各小分許曩
在京師從儼齋大司農借觀風神秀拔仙姿絕
世去戲鴻堂本萬倍為米老行書第一展玩旬
日不能釋手歸來追摹其意臨此一卷米老以
蜀素余以吳紈且行數適合無有餘無欠豈亦
有數存其間耶米老書此卷自謂腕有義之鬼
余臨此卷亦自謂腕有元章鬼矣

聖教自有院體之目故有宋一代無稱道者然
蘇米諸公性往隱用其筆法而米老尤多乃其
平生絕未嘗一字道及所謂鴛鴦繡了從教者
不把金針度與人也此卷實筆筆從聖教來余
臨寫之次恍然有契特為貼出不使千百世後
為古人所欺亦是一適

祝京兆書

他人書千紙一同惟祝京兆紙各異態字各異

勢平生無有同者僕推京兆書為有名明第一
為此也然往往縱逆處多肅括處少不免為沿
門搨黑者開先路此則京兆之病此卷圓美中
肅括意縱橫馳騁而不失繩墨乃京兆書之絕
於鍊者中亦有一二湯筆不免帶本來習氣要
之自是京兆合作余見京兆書以百數此故當
為甲觀也

篆書謙卦家人卦

卑以自牧威如以閑家所以脩身齊家之道備
而天下之理得矣自世教衰微道法息滅整身
無檢律家亡則以放恣為高明以勢場為和順
縱心所如往而不及失身滅倫必基于此矣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始之不僅漸必隳之可
不戒乎余拈此二卦非以為書為整身律家者
閑也其用篆者物理其本明不敢易也伊川云
作字須用敬篆律尤嚴毛髮有忽全體具廢知

此義者可以語學矣一準小篆變化自生至於
參差俯仰一中矩度斯亦可為守禮自得者之
一方也圓潤和明仁也中規合矩禮也布分整
飭義也變動不居知也準律有恒信也五德其
備舉而措之無施不當矣不止一身一家之治
矣至由此而悟書法行楷草章直如馳驟康莊
耳

僕論書法有意求變即非能變少溫書謙卦謙

字數十無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誦為謙雖字
各異體然未免有意求變所以變盡輒窮絳雲
在霄化工肖物所以萬古不同者無心於變也
作書但因時舒卷即變化具足何事研同較異
逐字推排乃始為變乎至於結體最患方整長
短大小字各有態因其自然而與為俯仰一正
一偏錯綜在手所以能盡百物之情狀少溫謙
卦如征四等字必欲擴而大之亦未免排比有

跡余為此書一用小篆字不求變然筆之所如
興與意會既定視之自無同質者之解人其謂我
何如也

十種千文

按董廣川書跋梁武帝得右軍遺書余命殷鉄
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令周興嗣次
為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鬚髮盡白自謂心力竭
於此書帝甚重之詔令蕭子雲寫進今蕭本世

不復傳惟隋僧智永所書真草八百本散世江
東諸寺者至今僅存一二而宋大觀間薛嗣昌
所刻最烜赫有名世所傳為鐵門限者是也自
唐以來名能書者多以字各不同體制盡備可
以自見筆力故書千文者不可一二計然智永
僅得真草二種趙子昂文徵仲亦可僅得篆隸
行楷四種雍正四年夏余假還二泉道經邗上
吾友汪君竹廬囑書篆隸真行草千文各二種

每種一自運一臨古共十種為古今千文獨開
生面且曰將為余勒之石余遂欣然竭兩年之
力以踐斯諾既成各以李少溫筆法篆題其顛
字各異態不欲復存永師一筆匪敢自異前規
聊用取新來學耳

篆書第一

篆書絕於有明李懷麓傷肥文徵仲傷弱其餘
諸家強以綿力搯柱甚有能屈精華者至趙寒

山父子則俗韻逼人不可向邇篆法之陵遲至
斯極矣余嘗說篆法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
曰叅差圓乃勁瘦乃腴叅差乃整齊三者失其
一奴書耳石鼓捺縱在手從心不踰篆書之聖
不敢仰攀斯喜遺跡亦復淪絕惟李少溫上追
史籀下挹斯喜足為篆法中權余學之十三年
略得端緒每作一字不敢以輕心掉之必正襟
危坐用志不分乃敢落筆竟此一本凡經半月

心力瘁瘁乃僅成之陽明言良知非白非墨乃正是赤余之所書亦當作如是觀耳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元吳睿字孟思濮陽人劉誠意稱其篆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矩度趙文敏吾子行不能過余在京時新建友人裘魯青以其集詛楚千文一卷贈余筆柔如綿力勁如鉄能於古人法外別開一徑而規繩矩削變不失正篆之逸品也余

臨此卷參取太公九府圖法筆意不必盡用孟思而斟酌損益不過十存一二於孟思不傳之妙筆墨之外正有水乳之契前卷守正此卷盡變合兩而觀亦可以得篆法已

隸書第三

張彥遠法書要錄論隸書云長豪秋勁素體霜妍摧峯劍折落點星懸隸雖變繁趨易要其用筆必沉勁痛快斬釘截鐵而後可以故為書故

吾行三十五舉有方勁古拙如折刀頭方是漢
隸書體之語自鄭谷中口出舉唐來以來方整
氣習盡行打碎專以漢法號召天下天下靡然
從之每見方整書不問佳惡便行棄擲究竟谷
口隸書僅得漢人之一體且用筆多以弱豪描
其形貌於古人秋勁霜妍星懸劍折之妙去之
殊遠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者也余於隸
書未嘗一二為之而心知其意略仿西嶽華山

碑筆法為此書以就正有道亦不欲更墮谷口
五里霧耳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有明一代隸書前有全室叟後推文待詔全室
承趙文敏遺烈作書古淡猶有前人風韻文待
詔專以觚稜斬截為工則去古法愈遠矣余稍
以漢魏法臨待詔使就簡勁即其觚稜不煩繩
削自然泐渾透過一步乃適得其正凡臨古人

不可不解此法

楷書第五

余嘗說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摹百惟筆
妙銷亡并其形似都失惟唐人碑刻去真跡僅
隔一紙雖剝蝕過半而其存者猶可見古人妙
處余自少酷愛臨率更醴泉銘得宋搨本悉意
臨仿凡千百過後得蘭臺道曰法師碑雖覺風
骨太露要自同源異流的然率更血液也此本

以率更為骨參以蘭臺使其結體駘宕峻而不
削潤而不流多力豐筋是固前人所矜尚也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五

此楷書千文蓋後人集率更字成者董文敏不
能鑒別刻之戲鴻帖中且摹勒拙惡全乏率更
手意余謂醴泉銘率更書之善極軌也以醴泉
筆法臨率更又臨率更之善則也此本取千文
之形模追醴泉之風韻有契與否識者必能鑒之

行書第七

蘭亭聖教行書之宗千百年來十重鐵圍無有一人能打破者雖米元章自謂腕有羲之鬼卒亦莫能拔奇於前古之外余所見蜀素真蹟卷為其生平第一合書然究其根株實筆筆原本聖教彼雖不言其源流所自固可覆按得也余平生學米最深於蜀素卷尤有微契此卷亦彷彿得之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注在京師曾見率更行書千文墨蹟風稜峻削有不可犯之色閱已即卷已取去未能模也丙午春老友蔣拙存自秦中模取以來不覺撫掌稱快率更楷法^峻按削而中具和明之韻故為唐人第一獨其行書不免風骨太露如史事帖及千文皆帶本家習氣仲氏雄冠終未得為升堂弟子也余以其楷行法筆意臨此書使其觚稜

稍歸平淡取其意而不龍其貌臨古之善則也

草書第九

右軍草書獨絕千古子則敬已縱至於顛素則
奔逸太過去之愈遠孫虔禮謂子敬以下莫不
鼓努為力標置成體不刊之論也草書須以楷
法為之一點一拂皆劍入規矩乃是右軍適嗣
妄意使寸至於脉興五作夏雲峰奇公孫劍器
雖云神逸實乃過則之論也余為草書一以十

七帖為宗兼取絕交書譜淳化諸帖毋令偏規
改錯不墨守規矩無以致神明臨古者知之

臨薛道祖草第十

有宋蘇米四家各以違足馳騫藝苑惟薛道祖
墨守晉人成法無少踰越雖寸力超軼不及蘇
米然自唐以來能得晉人心法者道祖一人
而已曩在京師見其千文直跡全法蕭子雲意
其時子雲書跡尚未泯滅故得恣意為之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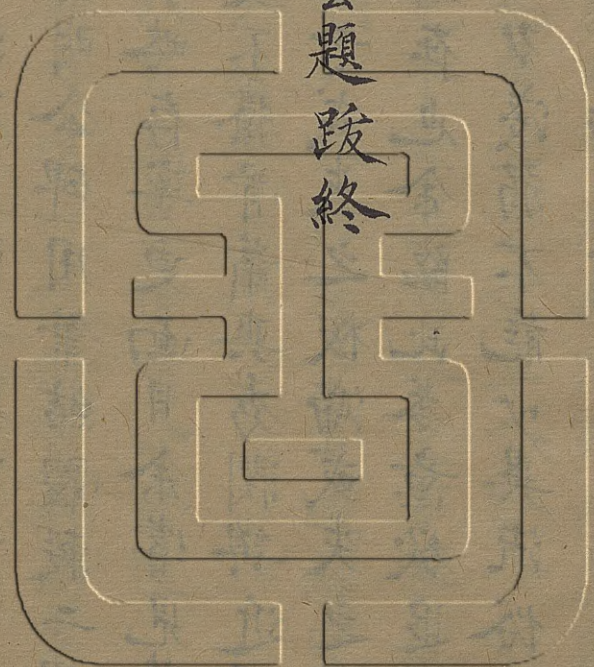
雲之書不可見見道祖此卷猶是中郎虎賁何
義門先輩嘗言章草於今今不可書恐字體不
備不免率意撰寫取戾方家道祖此書上援鍾
素下關二宋信是子雲通嗣究其源流何嘗一
筆無來歷乎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昔人謂有堂一代楷書歐陽率更第一率更碑
版化度寺醴泉銘為最二碑在宋時便已剝蝕

佳搨絕不易致令人有甘井先竭之嘆世所傳
皇甫明公碑用筆結體較二碑為少遜然完字
尚多略存率更面目余嘗見舊拓數本肥不臃
肉瘦不臃骨蕭爽秀潤與近搨本絕異世之學
是碑者或失之板滯或失之寒峭皆未得其妙
處所在也余臨此卷意欲追取信本精神而自
愧工力淺弱不能少異流俗尚當悉力求之存
此以自勗云爾

竹雲題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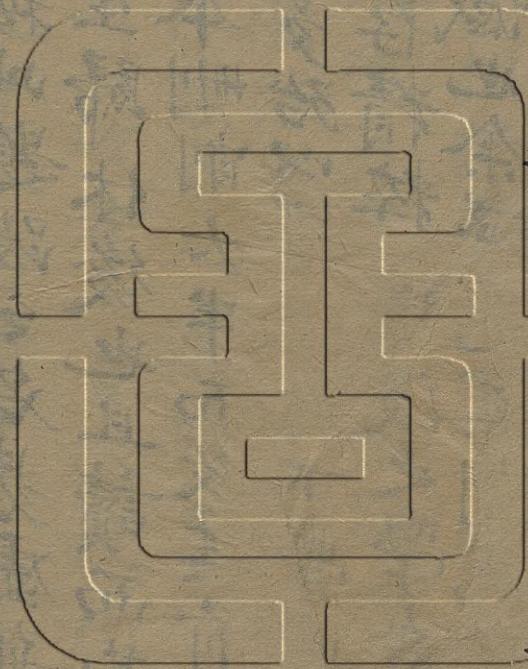


右王虛舟先生竹雲題跋吾友芥舟沈兄
所書錢明府壽泉刻之以傳者也是本出于
故中丞雅公今台州太守吳公南村守杭時
借而錄之余又從吳公詩屬友錄藏是刻
即出於余所藏也轉相傳寫不無亥豕之
訛丁亥春余重至漳州遇松江李右松廬
示虛舟題跋十三卷云從虛舟之子福孫手
校本錄得而失去一卷至三卷此三卷中大

抵多言篆隸者余方作書向芬舟索取舊
歲互相校讐補其未備冬中芬舟忽從海上
以是刻見寄考縮孫手校本中先生有竹
雲圖跋云余於雅正丙午夏以假南還道
經淮陰友人邊頤公同泛珠湖仰見天際
白雲如竹者十百根枝柯葉皆具下有微
雲數片狀若恠石儼然畫圖久而不變江
舉沈凡民曰此先生退者之徵也為刻印文

曰竹雲越二年凡民過九龍山齋復為作
圖按此題跋之名易虛舟而為竹雲斷在
先生歸休後也且讀而勘之此本較稻孫
校本刪削大半而改其前說增其未有者
頗多殆以優游林下學與年進由博返約
盡存精粹俾後之學者得其要歸毫髮
無憾也余淺見竝聞就所見而識之當更
求全本爾時乾隆戊子秋七月浮玉山人

陳焯跋於漳治之綠淨齋



書為六勢之一取指事象形通其意而已而書
家必論筆法猶文章本以明道紀事又必輔以
法度文采而後可傳然苟不深究法之所在而
妄為論列則如昔人之所譏窮于為他家數賢
人皆笑其無看囊十錢也王虛舟先生書家正
宗其用筆主乎堅正而教學者當原本篆籀嘗
以篆籀之離合定顏柳之高下其說見於與錢
訥生書訥生學何義門書取姿媚意在仿褚河

南先生書有烈士氣得歐陽率更之清勁居
蓋先生之於法深矣吾邑沈君芬舟長八法
六法而憔悴專壹于法書名畫之中一日過其
方竹居得先生所著竹雲題反覆讀之知先生
臨池無閱人書俱老正在會通之際而盡發其
緘秘之情數他家寶一如數自家寶無不可舉
其羨善之實以告人而人皆可由是以求其法
并求其不法之法以通於神明先生之功于後

學豈淺鮮哉予於見馮芬舟釐為四卷手書以
授梓其原父出自傳寫間有疑慮從校讐則芬
舟與其友吳君晚青細按父義正其訛予乃
任剞以廣其傳予聞先生臨摹古蹟最多有
積書巖巖本幾于等身其跋尾悉有論述而習
惜其皆不傳他日倘遇好古如芬舟其人不秘
所有以示予予當再邀同同志晚青輩二三人
謀讀刻于後雖如趙德父食菴重肉花重采今

無憾焉嗟夫得可傳之書而不傳其賢於守錢
者幾何封已所有以傲人所無而不自知其有
同于無也亦可憫已錢人龍謹跋



以傳抑願寧人所謂因此好者
從而錄之者如歛昔孫莘老
守吳興細羅僊仆劉歆於荒
坡野性之間莫不甄錄其墨妙
亭石刻大半載五象五碑目而

劉原父在長安時地多古器
鏡甌等彝之屬愛其款識文
字多古因以攷知之代制度與
先儒所說不同者予嘗惜其
曹僕園先生聚法書數十年自

也既同館相善每近直通從
見竹雲斲夕丹鉛研朽竒
苗髮不少置則進規曰子
為張仲揚柯丹即其人耶
竹雲笑謝予曰人各有癖樂

此不為度也竹雲跋數十年
人稍知愛其手蹟再其題
跋而裒集之者不一家，壽
泉得而刻之凡四弄同里楊子
竹坡復乃其續成十弄校梓

楊竹坡續刊竹雲題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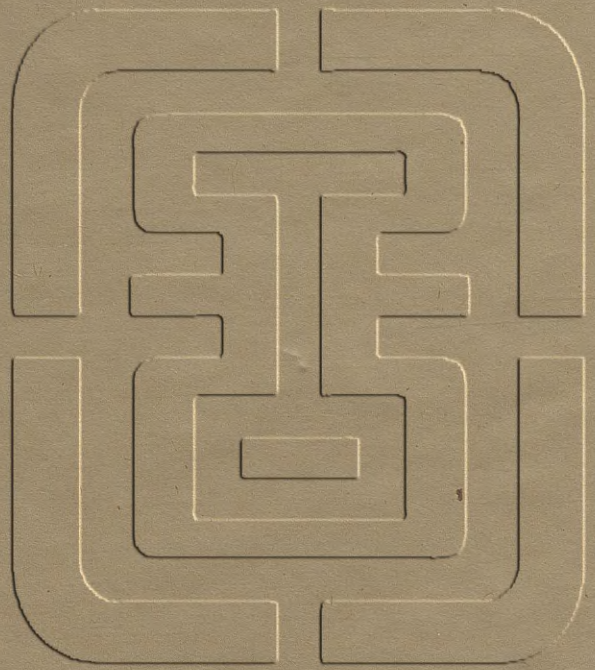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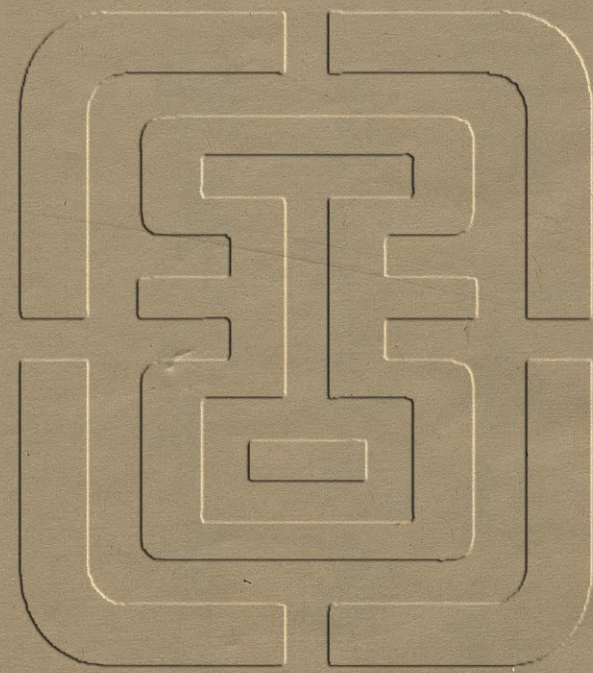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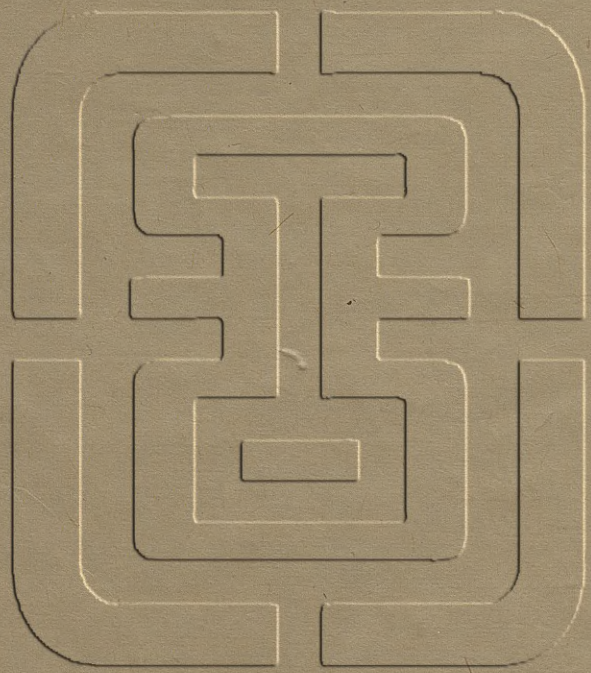
金石文字流傳家為奧曠而
考評題識雅不在多顧非好
古而能索至者妙莫與焉原
熙間翰林年壇王君竹雲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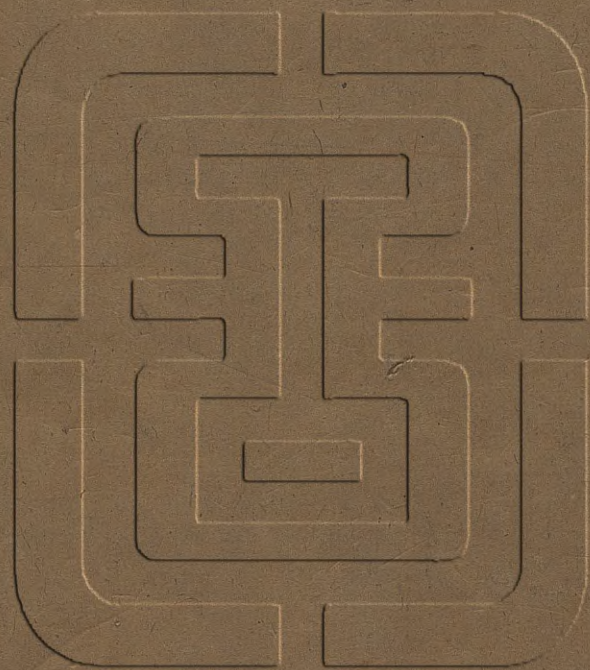
澹澹嗜翰墨遺墨所乃金
石刻一鈔楷真雁手題字錄
必研審真之而後著於篇
予見竹雲京邸圖史左右其
積帙至梁枳間者函古澹書

大禹岫嶺碑以下凡八百七十餘
卷自為表示後迄今教使不
傳一字且表為學似竹雲并雲
類不少惟使其乃孫劉覽古之
地輯而後之吾知其所乃必有

其政稍洪人扣頽頽者而豈僅
此一刻再刻已也樂順居士錢
陳羣時年八十有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Centimetres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